2011年3月25日 星期五
深圳商报
责编 陈溶冰
责校 陈燕芬 美编 凌 芝

万象●散笔

神奇的笔头

□冯磊(山东)

喜欢或者不喜欢鲁迅的人,多少都知道其父亲的死因。多年以后,当大先生斜靠在椅子背上,怀想到当年庸医的伎俩,他愤懑地写道:“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请来的名医)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鲁迅笔下这对初恋的蟋蟀,其实是用来做药引子的。

凭直觉,所谓药引子,应该是一种类似催化剂的东西。有了这东西,事半功倍;没有这东西,寸步难行。可以用来做药引子的据说很多。早年看连环画,里面讲到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的纷争。某次,慈安患了重病,久治不愈。一天,那拉氏亲自熬药,手臂上却缠着布条。面对慈安的质疑,慈禧回答说,听御医讲,舍身割肉可以增强疗效的。——这把戏,把慈安感动得了不得。于是,那拉氏的地位得以巩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慈安一天天继续吃药,最后好像中毒死了。

权力的斗争,有时候是需要舍身饲虎的把戏的。有了这味药,一般心软的人都会感动得泪水潸潸。

慈禧的把戏,据说许广平也曾经做过。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周海婴提到,当年许广平看到病入膏肓的鲁迅和身患哮喘的儿子,也曾经从自己的胳臂上割下一块肉,做成肉汤给鲁迅吃。据说,知识女性许广平是受了《二十四孝图》的启示。至于鲁迅自己,不知道是否清楚这一节?要知道,他是极反对《二十四孝图》的。所谓割股疗亲,吃到口里的还是脂肪,这是很多人都应该明了的事情。许广平,想来是病急乱投医吧。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过一味药,叫做“败笔”。所谓败笔,就是用过的毛笔头。——李时珍提到的败笔,声明必须用兔毛的。至于具体疗效,这位药物学家说,“水服,治小便不通,小便数难淋沥,阴肿脱肛。”所谓小便不通,不知道是否就是前列腺炎。兔毛烧成灰,最后就成了炭灰。炭灰究竟有没有利尿的作用,今天的医生应该大致了解。

除了利尿,败笔还可以治疗心理原因导致的阳痿(“酒服二钱,治男子交婚之夕茎萎”)、难产(“酒服二钱,治难产”)、咽喉肿痛(“浆饮服二钱,治咽喉痛,不下饮食”)以及心痛。

自从西医被引进中国,高呼打倒中医者大有人在。前前后后,已经一百多年了。但至今中医依然不倒。究其原因,我想应该是因为疗效的问题。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五行阴阳的学说或许值得考证。

“蟋蟀一对,要原配”,玩的其实是神秘的鬼把戏。就这一点而言,中医是需要祛魅的。神秘的东西往往不人道,离开了常识,传奇的药引子就只能耽误人。

采薇与刨红薯

□王太生(江苏)

农人种红薯,把字埋在土里。

很难想像,红薯从手指大的朵儿,在土里浑身用力,手足踢腾,土被挤得从紧到疏,从尖削到扁平,为了生长空间,红薯使足了怎样的气力。

乡村二件事:采薇与刨红薯。采薇,轻盈事,刨红薯是粗夯活。采薇,很雅;刨红薯,却俗。雅与俗,倒是最接近于乡间生活的本质。

薇是田野一种嫩嫩的野豌豆,鲜嫩欲滴。红薯是农人未抹油漆,露着木质花纹方桌上的粗鄙杂粮。

春天的时候,采薇女子手挎只小竹篮,弯弯曲曲走在田埂上去寻薇。纤纤素手,采回来一道春天的素食;薇,如词、如铃,摇曳在早春的风景里。

暮春时节,栽一行纤细的红薯苗于田垄上。红薯如字,埋在土里,一遇适宜的地温水汽,便开始丝丝缕缕地生长。红薯初长时,细小。如小学生的字,歪歪扭扭。农人怕“田子格”太挤,用手摘去长得太密的叶,给红薯透透气,让字长粗长壮。

薇,生旷野、阡陌,经历早春寒霜,就像一段随风而至的寂寞爱情。薇,何时生,何时长这一片膏壤,却无人知晓;红薯用土培一层垄,待到秋天再来看时,种下的字已经漫漶成堆积的句子。

那时候,乡人待客,通常端一碗热腾腾的红薯茶。红薯干浸泡后,放在大铁锅里煮。红薯茶,散发着出自天然谷物的清香。晚饭时,客人不忍让热情的主人破费,就点名要吃红薯粥。于是,土灶铁锅熬的是上年收成的红薯,米的清香和红薯的清甜相遇到一只碗里。佐餐的,就是这乡间的清炒野豌豆,不放味精,只放盐。

有一年,到乡下看人做红薯粉丝。门前晒场上,家家户户门前的竹竿上,晾着细长的红薯粉丝。二三个人围在一起,把红薯淀粉举过头顶,经过一层细筛过滤,再用一只木槌,扑哧扑哧在敲,整个村庄,回荡着制作红薯粉丝的木槌声——这近乎一种顶礼膜拜,是对这一谷物的最后送行。

野薇年年草木生,年年春天会有不同的女孩去采薇。在薇还没有萌生的冬天,女孩子极喜欢烤红薯。最寻常的食物,水份蒸发,浓郁香气释放,远远地,隔着一条街,就闻到烤红薯的馋香。

春末采过了薇,农人开始种红薯,冬春与夏秋的首尾相衔,流光接力。秋天的时候,一根藤蔓,缀满疏疏累累的红薯,一嘟噜,一嘟噜,相对而列。

红薯和薇,酷似一对田埂恋人。红薯如字,薇似标点,粗犷、纤细。皮薄肉厚,晶莹剔透;玉液琼浆,嘎巴崩脆;浑圆瘦削,文白晓畅……春秋光影,时空交错,组合成一篇乡村最美的文章,题目就叫:“人间粗粮。”

“万象散笔”征稿邮箱:
wanxiang@sznews.com

万象●专栏

故乡

【丘彦明(荷兰)●荷兰闲园】

荷兰天寒地冻,想到马上可以飞回阳光明媚温暖的台北省亲度假,特别激动。归期尚有一星期,却迫不及待催促效拿箱子整治行装,打理好后每日看着心静心安。

和朋友述说这般近乡情怯的心情,她有感而发:父母原籍北方,“文革”期间大学毕业被下放到内蒙古,生下她。在边地成长中她没融入当地文化,她笑自己犹如漂在汤上的油星,连当地方言都不会讲,只说普通话,而她相信方言是一个人和家乡相认的密码。等考上大学读完书转换至沿海工作,父母与妹妹先后随她迁居,结婚婆家也住同一城市,这城反让她有最大亲近感。她写道:“三年前,母亲去世了,我的故乡就彻底没有了。”读信至此,女友无母无乡的悲戚令我戚戚然。

提及“故乡”,效认为自己幸运,出生成都认定自己是道地成都人,成都是他的故乡,何况父母亲戚、中小学同学全留在那里,除了两名出国在外,同学说:“出国还有点意思,国内哪里比成都好?”大学时代读书的重庆他很有感情,老家又属重庆,因此也乐意承认重庆是故乡。他的故乡观,包容性特别大,故乡的根扎得深且坚实,故平日总是快乐踏实。他的理论:说方言是维持认同的最重要因素。

我出生于台湾南部新营,但出世与成长的住房早已毁去无踪,往后父母移居台北,邻居们尽皆散去,回到那里仿如踏在一块陌生的土地。十五岁负笈台北读书而后工作,度过了长时间的悲欢岁月,台北能算“故乡”?仔细想来仍然不是。虽然常会思念台北、想回台北探看,但那是对少数特定亲友的感情,对于台北这个城市我却十分疏离。我台语说得与本地人无异,不过语言并没能加深我的认同。定居欧洲二十年,喜欢荷兰恬静的生活模式,可惜她永远是异国他乡。

小时候父亲常说福建上杭老家事,叮咛我们姊弟千万别忘记自己是上杭人,几年前我特意走一趟闽西,走进蓝溪村的联辉楼,愣愣地站在天井里,不知道这幢破败无人的老房能和我怎么关联?因寻不到内心认同的故乡而彷徨失落,唯一庆幸是双亲健在让我拥有暂时的原乡。

今秋,沃印领妹妹去南斯拉夫濒临加德里亚海的康特利达,整个小镇除兴建了一大型足球场外其余没什么变化,他出生与成长的面海房子还是老样子,指着窗户他让妹妹看二楼童年的房间。紧邻的棠娅母女仍在,一直保持亲密的联系;沃印和妹妹返乡就住邻居家,一如回到自己家,棠娅趁机教妹妹做几道家乡口味的菜肴。城乡住家尽量维持旧貌,大多数欧洲人只要愿意几乎都找得回自己的故乡,我羡慕沃印能珍惜他的“故乡”。

伫留故乡的十天,沃印曾带妹妹乘船去从老家花园里清晰得见的克列斯岛游逛。经过岛上一个僻静的美丽小村,一位老妇背扛木柴,沃印上前搭讪,另一老妇闻声推门出来加入,说得热热闹闹。两位老妇紧盯着妹妹的脸不松眼,询问来自哪里?沃印说中国人。老妇们恍然:“哦!原来中国人长这模样。”她们说年轻人出外都不肯回来,留下老人死去一个房屋就锁掉一幢,如今全村只剩下三个人。妹妹回想进村前看见一个伛偻的男人,一定就是那第三个人。沃印道:“那么整村人我们全见过了。”

“老人死去一个,房屋就锁掉一幢。”妹妹讲老妇说得自然,听进我耳里却很震惊。故乡,就这样慢慢地消逝了!

【事君数,斯辱矣】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之二十六)

【壹】这个“数”,应该是频繁、烦数的意思。对待上级领导,如果过于殷勤琐屑,必会招其厌烦,即使领导还用得着他,但起码会在人格上鄙视他,以小人视之;对待朋友,如果过于烦琐,不招自来,不请自到,或唠唠叨叨磨磨唧唧,日子久了,也会反遭疏远。

【贰】求荣而得辱,欲亲而致疏,这是常有的事,想什么却什么,怕什么来什么。

【叁】我理解,子游的这句话跟上面孔子说的“德不孤必有邻”是有关联的,都是讲不要怕一时的孤单寂寞,据于德、依于仁,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与爱戴。

【肆】君子之交淡如水。把握好度,有礼有节,适可而止,才是事君交友之道。

也肆/文 王建明/图

《第三种美国人》

【苏北●(北京)纸年轮】

唐德刚先生曾经用十年工夫“专修美国史”,读了几百本美国史书。

读得多了,发现美国史学界一大缺失,亚裔移民史几乎是空白。“有分量的史家不是无心忽略,便是有意地回避”。

唐先生尤其在意的,是对华裔移民史的应有研究与成果。他认为:“在近百年的美国史上,少数民族中受苦受难的,华侨应该算是首屈一指了——他们所受的苦难是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

可是,这些苦难历史尚未被记入史册。对此,美国学者缺席,中国学者也缺席。

唐先生很是不满,为此嘲讽甚至指责前辈和自己的老师——“最糟的还是我国老辈留学生,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特权阶层人物,眼向上看,对贫苦无知、在洋人鞭笞下呻吟的华工苦力,照例是不屑一顾的。以前我就曾问过胡适之先生关于他留学时期的华侨生活。胡先生说:‘那时,我们与他们之间没有往还。’我听到这句‘我们’与‘他们’的言词,真发生很大的反感。”

指望不上他人,唐先生谋划着自己动手,发动同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和当时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李浩教授讨论,准备设立一个计划,先从李教授专业角度入手搜集史料,把百余年间美国各级法院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侨诉讼的案情和判例来个通盘整理。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孙中山1904年路过旧金山时,虽持有美国护照,仍遭无理拘留。

再一个想法,是在史料基础上着手学理研究。唐先生是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任内最大之事,就是整顿传统的亚洲学科目,开设美国教育制度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Asian-American Studies)课程,如“亚裔民族移民美洲史”、“亚美文化冲突”、“亚美文学选读”等十余门。唐先生称之为“巧立名目”,私愿是逐渐促其移向“学术正轨”,赢得正统的社会科学地位。他一手赶制出“亚美学”教学提纲,为此涉猎的参考书有数百种,曾因疲劳过度被送进医院。

几年后,唐先生对这些书目重加诠释,并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编印成一本书。1980年,该书取名《第三种美国人》(The Third Americans)付印出版。

里:这里不是那里

【宋文京(青岛)●一个字】

“里”字,在过去有两种写法——“里”和“裏”。现在,已简化合并为一个“里”了。

两个“里”有内在关联,又相对独立。“里”,上田下土,《说文解字》谓:“里。居也。从田从土,凡里之属,皆从里。良止切。”《词源》认为“里”字约有五义:1、宅院。2、商贾聚居处。3、长度。4、忧伤。5、姓。古人孔子有名句“里仁为美”,今之女潮人说自己:“请不要叫我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

“裏”,“里”裹在“衣”中,《说文解字》谓:“裏。衣内也,从衣里声。良止切。”“裏”字是一个形声字,衣服是形义,里字是声音。《词源》认为“裏”字有三义:1、衣服的内层。如《诗经》有云“绿兮衣兮,绿衣黄里”。2、在内或在其中。《左传》有“表里山河”句。3、语助词。是俗字,属民间唱法。

如今,“里”、“裏”无别,合二为一,我们只用“里”字。(其实,简化后,让许多字义变得浮薄,令人遗憾。类似的字还有很多,如“几”和“幾”,“后”和“後”,“发”和“發”,“台”和“臺”等等,古义有别,今义无差,混账了。)

里,取其“裏”字之义,在口语中,也叫“里子”、“里儿”,与“面子”、“面儿”相对。世界上怕就怕面子二字,我们中国人就最讲面子。钱锺书先生说吃了肉留一点在牙缝里不拿牙签剔去,目的是告诉别人他吃了一顿肉!说的就是面子。马未都写过一篇短文《有过只是一过》,言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面子的确很值钱,认错改过很伤面子,但不认错不仅伤了面子,还伤里子,与其里外都伤,不如伤外保里。”有里子才能有面子,没里子,光有面子,驴粪蛋蛋表面光,早晚儿面子也没了,要内外兼修。

“里”,还与“外”相对,里应外合。北京人爱说“里外里”,是加起来算账的意思。“文革”中有一个常用词“里通外国”,是很大的罪名。“里”,还与“表”相对,表里不一。豫剧《朝阳沟》栓保他娘对银环她妈唱到:“做了一床新铺盖,新里(儿)新表(儿)新棉花”。亲切可人。日本近期发生地震海啸核辐射污染靠近太平洋的一侧称为“表日本”,而濒临日本海的部分称为“里日本”,大概是学习中国古义表里山河的意思吧。

“里言”是心腹之言。“里居”是辞官居于乡里。“里手”是行家的意思。上海有“里弄”,青岛有“里院”,“和平里”、“平安里”在北京,“马德里”、“新德里”在外国,旭日阳刚“春天里”。这“里”那“里”,“里”、“裏”有别,要紧的是,里里外外一把手,知行合一,表里如一,有里子有面子。

幸福设计

【白金(北京)●混搭生活】

巴花梨木的明式角、铁梨木的明式粪、明式脚骨和脊椎,尤其是紫檀木的明式须,还有视频中的明式睫毛……你可看仔细了,那不仅仅是一根质感圆润、元气饱满、做工精细的紫檀须或者紫檀睫毛,而是一个个依据榫卯结构原理咬合而成的木构件组合体。

这是游走在油画、雕塑、设计、建筑等领域的艺术家邵帆,以其一贯的幽默和古典主义的优雅,对熟悉的明式家具进行提炼、解构和重组后,创作的被他称之为“玩意儿”的“明式系列”器物。

四十七岁的邵帆十六年就开始以明式家具为载体进行观念家具的尝试。三年前,他在伦敦切尔西花园展出的宋式花园设计“这不是一个中国花园”,曾获英国皇家园林协会金奖。以本周三开始出现在北京前门二十三号的“全方位中国设计展”上他的“明式系列”为例,令人看到明式家具简洁的外观和有序的仪式感、精巧的结构设计和扎实的传统工艺之外,还因其内涵的错位忍俊不禁却又玩味不尽。在对木头的把玩中,收获古老而经典的审美体验。对邵帆来说,通过这种“结构游戏”,他试图探索“物”内部的肌理和组织关系,并以此作为传承的切入点。他说,我认为设计的终极目的就是使人有幸福感。我近期做的一些实践,就是试图挖掘一些被我们曾经拥有却又被遗忘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依然能唤起我们稍许的幸福感,或是对我们已有的幸福感的一点补充。

邵帆的作品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现代与传统的对峙。相比之下,跟邵帆同龄的台湾设计师石大宇在同一个展览上,以“竹”为题材,精心实施的“追求利他、回应时代问题、肩负社会责任”的“竹计划”显然更直白也更容易打动人,最终使得工作人员为了让观者有一个相对好的观展环境不得不暂时限制人流。

大宇的竹房由数万根来自浙江兰溪的竹子、竹条、竹篾构成。甫进展场,仿佛闻得到竹子的清香,和石搭档多年的台湾工艺家陈高明专程来京指导工人用特殊的捆扎法搭起竹房框架,数万根竹条以自由编织法形塑了竹房的外观,形成宛如刺猬的有机造型,让人看到一丝世博会英国馆的影子,当然它的感觉完全是中式的。沿着斜坡走进竹房,温润的“竹光”通过竹皮明灭着——这是石大宇“竹计划”的亮点。在这里,他将竹地板与LED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体而微地呈现了一种新的建材“竹光”,既满足了节能环保的需求,又去除了多余的灯饰,而两者的搭配可以千变万化,无形中拓展了生活空间,创造了新的室内设计及空间感受。“竹光”计划的合作者中,杭州大庄赫然在列,它也是本城最受瞩目的建筑之一“万科中心”的主要竹材供应商。

竹房之内,展示了“竹计划”邀请的多位设计师以竹为材料的生活设计品,其中多项展品获得过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iF产品设计奖。设计师们运用竹的物理特质和人文性格,将中国传统竹工艺结合当代设计观,运用能与大自然对应的环保技术,把无法融入现在生活、已走入历史的传统民艺和工艺,赋予新的意义和生命,重新带回当下的生活中合理使用。这其实就是石大宇希望借此形成的一套设计思维模式,以形塑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永续发展设计观。

“全方位中国设计展”还包括了张永和/非常建筑、周伟以及AHA(啊哈)联合创作团体等活跃在当代中国设计前沿的设计师、艺术家和研究者作品,下次再说。

新新闻里的老脸孔

【马家辉(香港)●狂城乱马】

美国狂炸利比亚,卡扎菲却仍施施然站在露台,面对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侃侃吹牛;这样的一位变态狂人,四十年来不知道把多少个美国总统气得胃出血,从尼克松到小布什,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管你民主党共和党谁上谁落,你来了又去了,他偏偏屹立不倒,看你能够把老子如何?

这个新回合,且看如何。

“狂人卡扎菲”这个名字本来也听得有点腻,就像昔日在世的巴解领袖阿拉法特,印象中,在好长一段日子里几乎每隔一两个月便在电视新闻里听见他的名字,从无间断,接近“不朽”,早已沦为一出沉闷的戏码,难再惹来惊喜。没想到,卡扎菲毕竟与众不同,阿拉法特取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归于平静,终而以寻常人的老病方式凋谢死去,狂人却继续狂、一直狂、仍然狂,临老战斗,独对八国联军,即使敌人前来狂轰滥炸,他仍挺胸演说,有点像一个在玩捉迷藏的小孩子,对手前来抓他,他躲在树后,忽而现身,还用双手把五官挤成一团向对方做鬼脸,似在说,老子有种,你有本事再放马过来?

到截稿此刻为止,卡扎菲仍然无恙,美国军方号称自己的导弹能够对敌人施以“手术式攻击”,即可针对极微细的目标进攻,甚至穿越玻璃窗,直炸地库,让敌人无处可逃。咦,怎么不灵验了?怎么总是炸不死狂人?不仅不灵验,一辆军机还失事坠毁,机师飞弹保命,却已灰头土脸。情况或如这么多年来进军中东,誓言不管是生是死都要找到本拉登,但结果呢?连影子都见不到,是生也好是死也罢,反正不让你知道,吹咩?

小布什数年前出兵伊拉克,宣布要“to get job done”。这么多年了,done了未有,全球看得一清二楚,暗自偷笑。美国人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亦曾轰炸利比亚,炸不死卡扎菲,自此长期交恶;五年前开始讲和,打算全面复交,不料又衰收尾,又要再炸,等于二十五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埋单,again,to get job done.

祝你好运,奥巴马;其他总统做不成功的事情,且看你又如何。

过把开店的瘾

【曲奇(广州)●私享家】

去做SPA,那个熟悉的技师吓了一跳:“你最近很累吗,怎么肩膀这么硬?”我开始没反应过来:“还好吧,没什么大变化。”后来突然想起来了:能不肩酸颈痛吗?上周工作之余一直兼职开餐厅,累死累活地狂干,还不拿钱——我说的是iPad里的游戏。

在此之前,我是个从不玩电游的人,因为对这玩意儿毫无兴趣。上周末跟闺蜜回了趟老家,闲来无聊,她向我介绍自己新下载的一个游戏,是关于如何独自主持一家汉堡店的。仅三分钟的功夫,我就陷进去了。确切地说,我还真不是对电游感兴趣,作为一个吃货,我长久以来一直对开餐厅这事有种跃跃欲试的好奇。

这个虚拟汉堡店的工作忙碌异常,就自己一个员工,马不停蹄地根据订单做花样繁多的汉堡、冰激凌、炸薯条及洋葱圈,还供应不同的饮料。不仅要准确,还得快,稍微慢一点,顾客一皱眉,小费就明显少了;再继续慢下去,客人就跑了。营业额是每天结算的,挣不到足够的钱便玩不下去。

闺蜜指导我:“没客人的时候别歇着,赶紧趁机炸薯条和洋葱圈,炸东西最耽误时间。”我期期艾艾地说:“炸太多了也不行吧,卖不出去既占库存又浪费成本。我有个哥们以前在麦当劳实习就是这样被开除的,他半夜十二点没事干,狂炸了一大批薯条。”

干了一段时间,就摸清了餐馆的某些门道和潜规则。例如以增加收入为导向,首先应该伺候那些小费给得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白领女性。这样的优质客户一出现,哪怕她排在队伍的最后面,也得屁颠屁颠地先服务她。连在一旁观战的三岁小孩一看见那个熟悉的面孔就着急地大喊:“姐姐来了,先给姐姐,姐姐给的钱多!”类似地,游戏里明着提示你:“老人点餐的时间久,但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等待。”换言之,但凡你还有别的顾客,就先别搭理老人,反正他们即便不满意也不会跑掉——这也太不政治正确了。

整整两天,我和闺蜜俩一人守着一个iPad吭哧吭哧地干活,憋足了劲比谁的业绩好。她家人约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我俩坐在公园的马路牙子上做汉堡;饭桌上孩子说饿了要求喂饭,我们说:“等会儿,正忙着炸薯条呢。”闺蜜她娘在一旁看不下去了:“你们要能把这个时间精力真用来下厨做饭,烹调技术一定能进步得特别神速。”

结论是:第一,开餐馆这个梦想彻底烟消云散了,这活儿不是人干的,压力太大了。第二,以后下馆子时,得对服务员态度好些,上菜慢就慢点吧,人家也不容易。第三,这样的游戏千万不能给小孩玩,不利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